

《采浆果的人 迟子建短篇小说选（精装）》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7年06月01日

开本：32开

纸张：轻型纸

包装：精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67562226

丛书名：华语短经典

编辑推荐

从《亲亲土豆》《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到《一匹马两个人》，所有信手拈来的说法都不能概括迟子建的小说品质，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个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至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即使是在《一匹马两个人》当中，你也感到迟子建左手弹她自己美好而忧伤的旋律，右手试图去弹出一组不和谐和弦，结果她的手似乎被烫着了，主旋律余音绕梁，结果小说中那对受辱的母女在麦田夜色中的身影看上去竟然是和煦美好的夜景的一部分了。

——苏童

内容简介

《采浆果的人》是著名作家迟子建的短篇小说精选集，收录迟子建zui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名作，包括《七十年代的四季歌》《采浆果的人》《一坛猪油》《一匹马两个人》《微风入林》《雾月牛栏》《逝川》《月光下的革命》等作品。

“华语短经典”丛书荟萃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经典，包括史铁生、王安忆、迟子建、张炜、阎连科、刘庆邦、叶兆言、张抗抗、方方、赵玫、徐坤、苏童、毕飞宇、李洱、孙甘露、路内16位作家，每人一卷。

华语短经典（第二辑）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短篇小说选
姊妹行——王安忆短篇小说选

“华语短经典”丛书荟萃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经典，包括史铁生、王安忆、迟子建、张炜、阎连科、刘庆邦、叶兆言、张抗抗、方方、赵玫、徐坤、苏童、毕飞宇、李洱、孙甘露、路内16位作家，每人一卷。

华语短经典（第二辑）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短篇小说选

采浆果的人——迟子建短篇小说选

奴儿——阎连科短篇小说选

写字桌的1971年——叶兆言短篇小说选

华语短经典（*辑）

云淡风轻——方方短篇小说选

早安，北京——徐坤短篇小说选

虚拟——毕飞宇短篇小说选

信使之函——孙甘露短篇小说选

[显示全部信息](#)

作者简介

迟子建，1964年生于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

曾获得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海外译本。

目录

月光下的革命_001

逝川_024

亲亲土豆_044

雾月牛栏_071

微风入林_100

一匹马两个人_129

采浆果的人_155

一坛猪油_182

七十年代的四季歌_212

媒体评论

从《亲亲土豆》《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到《一匹马两个人》，所有信手拈来的说法都不能概括迟子建的小说品质，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个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至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即使是在《一匹马两个人》当中，你也感到迟子建左手弹她自己美好而忧伤的旋律，右手试图去弹出一组不和谐和弦，结果她的手似乎被烫着了，主旋律余音绕梁，结果小说中那对受辱的母女在麦田夜色中的身影看上去竟然是和煦美好的夜景的一部分了。

——苏童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微风入林

那是个晴朗的春夜。圆圆的月亮被数不尽的星星给团团包围着，像是一群蜜蜂在围绕着一朵黄灿灿的葵花唱歌。出了卫生院就是东山坡，孟和哲一直把她领到那里。方雪贞远远地见一匹马立在那里，她想那药一定就搭在马鞍上，也未防备他。然而未到马前，孟和哲突然一把抱住方雪贞，胡乱地亲她。他的口腔有一股酒臭味，令她作呕。方雪贞挣

扎着，气喘吁吁地说：“你放开我，我会把你告进派出所！”孟和哲没理她，稳稳实实地把她放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样对她横冲直撞起来。方雪贞开始还反抗着，后来她明白自己在这个力大无穷、一意孤行的男人面前的挣扎是无济于事的，也就随波逐流了。孟和哲俯在她身上，他的头一起一落的，恍若一头奔跑在地平面上的野兽，忽而露出头来，忽而又隐身了。当他终于号叫了一声不再动弹的时候，他的马也跟着嘶鸣了一声，而她感觉体内被一场淋漓尽致的暴雨冲洗过了，有几分被鞭打的疼痛，也有几分快意的清凉。微风拂弄着林间的草木，在她耳际发出温柔的声音，她仰望着花团锦簇般的夜空，满眼都是星光。

孟和哲从她身上爬起来，像医生下医嘱一样郑重其事对方雪贞说：“就在这里，一周一次，我等你，我能治好你！”不等方雪贞起来，他已策马走了。方雪贞听着那流水一样的马蹄声，在夜下的微风中哭了。她愿意让微风做她的手帕，擦拭她的泪痕。

一星期后，方雪贞并不值夜班。晚饭过后，陈扬去邻居家了，陈奎到同事家打牌去了。他如果不去酒馆，就撺掇人打牌，反正，是绝不肯晚上陪方雪贞在家待着的。

方雪贞本来不想去见孟和哲的，她独自坐在灯下给陈扬检查家庭作业，可作业本上的字迹在她眼里是飘忽不定的，她不时抬眼望着窗外，看着越来越浓的夜色，想着那片幽静的林地，那月亮和马，那曼妙的微风，那声雄浑的号叫，她便耳热心跳了，再也坐不住了。方雪贞走出屋门，见天仍如一周前一样晴朗，只不过月亮缺了一块，显得更清秀些。她走了几步，停下来，问自己：方雪贞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她折回屋里。可是她仍是坐不安稳，想着做点活计就能分散注意力，就拿起抹布擦桌子，才擦了两下，就心烦意乱地撒下抹布。她又去叠儿子扔在炕上的衣服，刚折了一下就觉无趣，于是又走到窗前。她觉得黑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诱惑着她，要把她吞噬。她对自己说：我不叫方雪贞了好不好？她怕儿子回来见屋内无人会慌张，就留着门走了。反正家里也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罗里奇的人家，大都有晚上串门的习惯，她在路上碰到了好几个人。一般的人以为她这时出门，是值夜班去的，也就没人多心。方雪贞从容不迫地走到东山坡下，远远地，她看见了一匹马的影子。

孟和哲从她身上爬起来，像医生下医嘱一样郑重其事对方雪贞说：“就在这里，一周一次，我等你，我能治好你！”不等方雪贞起来，他已策马走了。方雪贞听着那流水一样的马蹄声，在夜下的微风中哭了。她愿意让微风做她的手帕，擦拭她的泪痕。

方雪贞本来不想去见孟和哲的，她独自坐在灯下给陈扬检查家庭作业，可作业本上的字迹在她眼里是飘忽不定的，她不时抬眼望着窗外，看着越来越浓的夜色，想着那片幽静的林地，那月亮和马，那曼妙的微风，那声雄浑的号叫，她便耳热心跳了，再也坐不住了。方雪贞走出屋门，见天仍如一周前一样晴朗，只不过月亮缺了一块，显得更清秀些。她走了几步，停下来，问自己：方雪贞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她折回屋里。可是她仍是坐不安稳，想着做点活计就能分散注意力，就拿起抹布擦桌子，才擦了两下，就心烦意乱地撒下抹布。她又去叠儿子扔在炕上的衣服，刚折了一下就觉无趣，于是又走到窗前。她觉得黑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诱惑着她，要把她吞噬。她对自己说：我不叫方雪贞了好不好？她怕儿子回来见屋内无人会慌张，就留着门走了。反正家里也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罗里奇的人家，大都有晚上串门的习惯，她在路上碰到了好几个人。一般的人

以为她这时出门，是值夜班去的，也就没人多心。方雪贞从容不迫地走到东山坡下，远远地，她看见了一匹马的影子。

孟和哲像上次一样，先她而去了。走前，方雪贞问他：“你的嘴里怎么有一股子青草味，怪好闻的。”

方雪贞觉得心头一热，说：“那你岂不成了牛？”

方雪贞说：“要是天下雨呢？”

方雪贞又问：“要是刮狂风呢？”

孟和哲和他的马离开了东山坡。罗里奇的人是不会在意在什么时候任何地点碰见他的，他在众人眼里总是像游魂一样自由。

从春天到夏天，在两个多月的时光里，方雪贞风雨不误地去东山坡接受孟和哲的治疗。老天很照顾他们，只有一个夜晚是微雨的天气，他们听着温柔的雨声，浑身被雨淋湿，就像在波涛里做爱一样，从未有过的疯狂。孟和哲的号叫和方雪贞的呻吟也比以往更强烈，所以那一夜他们没有听到马的嘶鸣，想必它的声音不敌他们，被消融了。方雪贞觉得她和孟和哲就是这林中两株扭曲在一起生长的植物，茁壮，汁液饱满，不可分离。

方雪贞问过孟和哲，为什么总是喜欢独来独往？为什么常一个人宿在山上？孟和哲说，他的祖先就是在山林中生活的，他喜欢闻树木的清香气，喜欢听野兽的嚎叫。他一看到山下那一幢幢房屋，就会想到坟墓。他觉得房屋与坟墓一样令人窒息，它们永远待在原处，就像被驯服了的野兽一样，呆滞，缺乏灵性和光彩，令人厌倦和乏味，于是他就游荡在山林与家之中。

盛夏的一个傍晚，她正在灶上忙活饭，忽然觉得身下一阵湿热，体内正有一股暖流汨汨涌出。她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关上里屋的门，一撩裤子，果然看见一片久违了的红霞飘然而至。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怎么说来就来了呢？方雪贞踱到窗前，望着弥漫在窗上的流云，百感交集地哭了。她想自己该不该对孟和哲说出实情呢？他会不会就此如他所言而离开她呢？方雪贞这时才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病人了，她对孟和哲这样能给她带来身心愉悦的医生难以割舍。

想着可能是最后一次和孟和哲在一起了，方雪贞那天精心打扮了一番。她穿了一条银灰色的软缎旗袍，这种颜色和质地的衣服，在月光下就像燃烧在大地的一支白蜡烛一样柔美、明亮。她把头发梳成一根辫子，荡在脑后，化了淡妆，看上去青春，古典，风韵无穷。她出门时，陈奎阴阳怪气地说：“你又不值夜班，打扮成这样给谁看呢？”方雪贞说：“给月亮看。”陈奎撇着嘴说：“你可别小瞧了月亮，它可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貂蝉、西施、杨贵妃，哪朝哪代的美人逃得过它的眼睛了？就你方雪贞这模样，还能入了月亮的法眼？！”

她远远地望见了东山坡下那匹马的影子，她的血流加速了。树林就像一幅疏密有致的长轴画屏，不知由谁的手给移动着，朝她渐渐移来。那画屏左侧的山是墨色的，山不很高，但山峰奇拔，呈弓形，不似其他的山，是馒头形的。在山峰的下面，是高高低低的树木层层叠叠地排布开来。那林木浓密的地带，呈现的墨色也就深重些，而有疏朗之气的地带，是矮树丛和茂草，它泛出的是隐隐的灰白色。画屏的右侧，是三座连在一起的馒头形的山，一座比一座略小些，像是老天摆在大地上的三顶型号不一的帽子。山下，有一片树林闪着白光，那是白桦林。而与白桦林相接的，则是落叶松林。孟和哲的马，就拴在松林中。

孟和哲没有牵马，仍把它留在松林中。他拉着方雪贞的手，朝白桦林走去。月下的白桦林就像插在大地上的一支支鹅毛笔，树冠上披挂着的叶片则如下降到林地上空的星星。他们找到一处开着白色山菊花的空地。那白菊有隐隐的药香气，开得格外明亮。方雪贞疑心月亮把它缺的那一半，化成了这一片白菊花。

“你要走了？”方雪贞问。

“你不喜欢我？”方雪贞声音颤抖地问。

人，一个！一辈子不变！”

“我让你害了病，我已经治好了你了！”孟和哲说。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